

(田魂)

可憐蟲

(張志良)

十音齋嘈雜談（一）

（十音齋主）

並且到處歡迎的。我和你容貌。
尚生得不錯。
我莫如明天和你
往某影片公司去
投考。倘若錄取
也可當作片中的
主角。現在人
心日蹙，世風不
古，盡平生之力
演出來，可驚
醒世人。多好
罷。也可得到一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之屬。匏、笙竽也。土、埙也。草、鼓也。木、柷圉也。而佛家亦有八音。所謂八音者即極好音、柔輾音、和適音、慧覺音、女聲音、不誤音、深遠音是也。然從未聞有十音也。今齋主以十音名。豈不荒謬也哉。予昔一道，只開稱八音五音十二律等。從未聞十音之稱。然余之稱十音者。蓋由八音而益以二所成者也。所益者，一卽莊子所謂「……而未聞天籟矣」之「天籟」。其一則爲如出谷之鶯鳴如珠玉走盤而嬌聲應響之內音也。齊中除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外。



十音齋嘈雜談（二）

（十音齋主）

意中紅樓

人家真弄了一好兒了。有了好女兒的學校，並不去念書。有什麼去投考影片公司咧。做明星咧。你們的花頭也太大了。比那態度大變。比你往日。真有天淵之別咧。恐怕你交着什『不好的』運氣」嗎。

現在就是你去吃點飯，也只好去別的地方去的。

我就這裏做什麼。」寶玉重新哭了起來。

你問他門口，然明白。但是面夠不稱他寶姊姊大聲說道。「我他那邊去，並沒有叫他寶姊姊。橫丫頭。吃點飯也。你來安慰我什麼。你自己罷了。」

他那個鬧姊姊，你吃不起虧。你快裏去安慰安慰。

「咳。你真不明白。我這裏來做什麼。」寶玉重新哭了起來。

第一回

爲順無恥爲難多情子
風流雲散夢驚薄命女

寶玉，進門來。拍着黛玉，輕輕說道。「你怎麼又要哭。剛剛休養好的身體。又要累住了。寶姐姐，寶姐不是長住在此的。」

黛玉，進門來。拍着黛玉，好忍受一點。倘然你這樣哭了下去。叫我心裏豈不難受。」黛玉帶哭帶話的說道。「寶姊姊。寶姊姊。你快去安慰你的寶姊姊。到我這裏來做什麼。」寶玉重新哭了起來。

意中紅樓

你問他門口，然明白。但是面夠不稱他寶姊姊大聲說道。「我他那邊去，並沒有叫他寶姊姊。橫丫頭。吃點飯也。你來安慰我什麼。你自己罷了。」

他那個鬧姊姊，你吃不起虧。你快裏去安慰安慰。

「咳。你真不明白。我這裏來做什麼。」寶玉重新哭了起來。

讀書璣記

「爸。……現在的影戲事業。真

紅男綠女。珠光燦爛。都紛紛的攝影。朱秀貞亦在其內。她因有可愛的臉龐兒。所以公司裏的導演。以致撰她為影片中的主角。她最

我今年記書文房幾位教書先生。都是極時髦的。像胡寄塵、沈禹鐘、郭步陶、湯濟濱等。我現在把他們的教書記下來。

胡寄塵教詩。他說沒有出門教和才學的人。做的詩。固然不好。就是有才學和出門過的。若沒有真的感情。做的詩。也不好的。所做詩。第一要真的感情。

沈禹鐘教的小說。文選。我們叫他講作法。他說。我拆穿講。小說是沒作法的。我從前做小說。也不知什麼作法。不過做做習慣罷。我想你們可以時常投稿。以助興趣。當時我（作者自稱）說。我們的稿子。好登在小報裏。大報張和雜誌。是沒有份的。

郭步陶教的日記。他說讀書要開鎖。鎖是部書。鑰匙是先生教你開鎖的。而開呢。必定學生自己。郭先生的意思。是讀書非盡求先生。必自己努力研究才可呢。

湯濟濱是校長。教小學。歷史。地理。他說讀書要旨。是行之匪難。知之維艱八個字。

(田苗春)

然起一陣大風。樹上的葉子。都紛紛地落下。雨水也隨此而下。地上。渾。怎可走人呢。朱秀貞自聲寂寞的當兒。忽聞革履之聲。自外而來。『啊！來的不是男子角吳興

童謠

(戀春)

紡織娘得病在牙床。螢火虫
連夜張燈請郎中。請一位蝴
蝶先生來診脈。偷看燈籠冒
了風。蟋蟀吐絲成了藥。蚌
蟻頭尖難過冬。梁山伯先生
來作吊。裏邊還拜祝英台。
知了住在高山哭。鑲衣脫壳
一場空。

金龍牌香



大聯珠
烟香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集錦
彈詞
重修
舊好

(戒明)

蛾眉淡掃分左右。鳳目圓睜意氣豪。(這時沒有想思病的形狀了)梨窩深印微微笑。粉頸一垂態轉嬌。身穿一件嘿襖襖。華絲裙()子好風標。如花似玉人人愛。適中身材楊柳腰。時候已經不早了。噫……壁上時計。響了四下。媽媽問素蘭可會端坐好嗎。素蘭道：小姐我早已舒齊。素蘭是。豆蔻年華分外嬌。眉梢目秀甚窈窕。天生一個瓊瑤鼻。果然一小口像櫻桃。舉止溫柔風韻絕。令人一見暗魂銷。穿一件蘋果綠色杭羅袴。西式花邊用漆綠。粉紅絲葛小衫襖。元綴背心蜜蜂腰。嬌小玲瓏擬仙子。豐姿綽約難描。

媽媽嘆素蘭。對外面去叫一部黃包車。你非要對他講好車錢。否則他敲竹槓的。拖到永安公司八隻銅板。閱者諸君。你看打扮得這樣漂亮的女郎。坐了一部馬達卡。還可以出出風頭。你看扮黃包車祇叫一部。這講定八隻銅板。苛刻極了。她們一到了永安公司。衣頭洋鉅。竟然當作銅板的是。然而任憑你那樣好。這二個到叫啡的女郎。合坐了一部黃包車。是床底下放蓋子。大高而不炒的。媽媽同着素蘭乘上黃包車。到永安公司的天韻樓去了。輕輕進步上樓臺。主婢雙雙曲折迴。祇看見。遊人擁擠喧嘩甚。影戲場中鬧熱哉。柳社文明新戲劇。冠兒戲儂身甚。你那。馬爹金生串曲唱。周氏小紅已登臺。鳳鳴社是女子新劇殊風雅。武術團是少林拳術獨爭魁。

夾蘭丫頭。斜着眼。東望西望。那裏找尋尹人的樣子。但是人千人萬。總是軌不上。就同着媽媽從新走到北部去覓名去了。

風月淚影（三）

(趙嗣龍)

情惘惘，則可謂傷心不可失。我輩中人，中心稍覺。猶如少年人，夢中愛侶，待來歸，鳥云者。升空入室之階級也。遂勉而允之。越半載，玉貞果爲環境所戰勝。蓋笙歌隊裏，空氣惡劣。玉貞之墮落，亦自然之趨勢耳。

金鸚報曉。嬌顰曙光。一線紅雲，橫斜天末。東方隱隱。現魚腹白色。驕陽杲杲。欲破眼雲而出。當此一時。玉貞即起身出外應局。直至夜半方歸。自是兩字芳名。喧傳北里。輾轉公門。走馬王孫。趨之恐後。如蟻附羣。更有一般嬌人墨客。爭趨其門。而拜倒石榴裙下者。不知凡幾也。真個門庭如市。妬殺憐。矣。碧空如洗。萬里無雲。皎皎皓月。高挂中天。紅樓高敞有漢。築於京江河畔。其中文窗四敞。而簾幕沉沉。窗中安設一燈。突然滅。此時有一女郎。憑窗遠眺。脈脈含思。兩頰淚痕。粉頸溼透。忽一侍兒。推扉簾入。撲簾而揭。則見一秀色可餐之女郎。已隨簾脈脈。似有弱不勝衣者。侍兒乃詢之曰。玉貞姑娘。時已宵深。尙未歸寢。豈有絕大之傷心事乎。而不能言者。

了幾次。真像一對「桃把虫」呢。這不是旅館嗎？朱秀貞如識吳龍道。時有彼爾之足跡。她真是雲交之花叢。女學生而到電臺星。由電影明星而到交際之星。進步之速。真人所不能達到。秀人歧途之速。也是意想不到的。

點將大辭典補遺

(戀春)

道扶
南廬
嘯麟
本淵
清吾
允恭
青溫
碧霞
嗣龍
紫電
愛葵
建子
承明
戀春

他走在「道」旁。見個孩子跌倒啦。便連忙「扶」了起來。離我們房子「南」面數十步。有一間草「廬」。

忽然呼「嘯」一聲。「麟」兒唬得大哭起來。

他「本」來是個學問「淵」博的人。

那時他還很「清」爽咧。明明是對「吾」說的。

一個少正說。就請你老先生應「允」了吧。一壁還「恭」恭敬敬地一鞠躬。

走到河邊。忽見一個「青」年「漁」人正在釣魚。

青天「一」碧」。加上五色晚「霞」。多麼好看啊。

他是叫出「嗣」子了。怎還好來搶這「龍」。

那部「紫」色汽車險些和「龍」車相撞。

許多的花中。我最「愛」的。要算是黃金色的「葵」花了。

他父親「福」建」去。兒「子」却仍在內地。

「承」你不棄。這樣「明」白的教我。真使我感激不盡。

使人戀「戀」不捨的「春」天已去遠了。

此非那比

（萍花）

賭博是法律上所不許的。那是誰也知道曉得。但是照目今世上看起來，非但一些不冒犯法有，并且還堂堂皇皇大模大樣。奉了聖旨樣的大賭特賭呢。不信你瞧近來運動場（這有什麼運動可言。貴非是害人非淺的賭罷了）將於日內要開賭了。貴國事事敗壞，敗壞人物，都有貴重，徒品賄賂。（不知

中的麼？有人說：賽馬果然賭博中的一種。賽馬呼是賭博中的一種。那末一定是冒犯法律的了。請問當官廳何以不去禁止。反要去保護它。他說：這就叫做「此非那比」。噫。噫。原來如此。這還用我什麼多擾啊。